

百宋樓藏書志

函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七

胡澹菴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
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
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

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白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
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
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
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
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
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
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
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

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
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之文
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
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
宰謫置嶺海愁狷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
謫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甚耐者宜養於心而
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
至於騷辭涵茫嶄峩鉢剝刻以揆天之幽洩神
之祕稿痠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
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

足以行於今而傳于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
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
族孫祓哀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
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
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
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
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
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敵國文範
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
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

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厯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方舟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陳韜菴舊藏

宋胡宏撰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棊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哀韜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棊。棊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咏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造作。與夫問答往來。

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
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粵
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
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日異
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
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
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
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竊
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宋胡宏撰

張栻序

淳熙三年

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

明抄本

篁江上舊藏

宋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仲

寅撰

長沙吳德夫問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
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
廣諸蜀子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
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渡滙

絳州馮侯邦佐已槩之求一言冠篇子又取而
軌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詎王氏專尚關洛
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
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
狄入寇與張公爲當路策守禦甚著京師圍解
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
三詔之不同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
數萬言如必罷咏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
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
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牘上往

往有敵也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枯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邊慊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尙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使炎荒幾陷五十

三家羅織之獄至槍死後得復官還里遂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辯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 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侯世 以寓其討賊興漢之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終始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

翁書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鴻荒之世人物
混并夷夏雜揉賢不肖淆亂堯舜禹臯夔稷契
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敘典秩禮命德討
罪皆天意也天之命聖賢也孰大於此五品之
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暖衣
果能保其生哉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
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
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
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迹其

功用不得被之當年實爲萬世法程由漢迄唐
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之於飲食
以爲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
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
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味者安之智者懼焉
皇宋作興文治粲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
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過人欲之
橫流彰天理於旣泯士生斯時一何幸也夷狄
亂華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
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詩章著於

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華夷之辨
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
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
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卽其
行事又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
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
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塗角勝負於得失之
際滔滔馳騖不可捄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
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
書而歎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

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楊子雲哉蓋其露縕奧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之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謹序

大隱居士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 鄧綽撰

崔舍人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一卷附錄一卷

東洋用本

宋崔敦詩撰

學經室外集曰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宋崔敦詩撰敦詩字大雅本河北人南渡後遂居溧陽登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啟其失因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朱子語類亦云祖謙編錄文鑑有敦詩刪定之語敦詩淳熙九年致仕故宇文价所作誥中稱其才猷敏贍問學淵深是編所載宋孝宗時制誥口宣批答青詞甚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而宋

史藝文志誤爲周必大所撰明葉盛棗竹堂書
目曾列其書是明中葉尚有傳本此爲活字板
其文皆必大集中所未有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
興己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
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
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
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

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篋中號蕪葉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席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藁之佳陽以

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
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
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
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
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肯孫無以
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
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
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
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
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

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
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
謹識

浮山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仲并撰

周必大序 慶元六年

橫浦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張九成撰 門人郎暉編 前有家傳 姪案述

橫浦先生舊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
橫浦屬南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

又曰曰橫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王之命奉祝辭祭先生謂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生一見道同氣合舉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詞板尙榜於庭楣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是先生學問文章操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夫之所尊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開明之如盲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

瑟之音不爲無功于後學厥後青出于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我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大儒贈太師宗國公賜諡文忠成命一頒天顏懽悅三公百辟莫不心生歡喜夫豈有求而得之宰臣之意亦欲平後學之去取尊先生之爲先哲不以已久而忘之不以已往而忽之起其魂魄於九原又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其有功於世教也深先生著述天下罔有闕違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先生筆下如三峽倒流遇順傾寫凡見之眞草

橫斜曲直有張草聖之筆刊之琬琰燦然可觀
如龍蛇之奮蟄如珠之走盤亦足以增人意氣
書心畫也豈執筆學古人手法而后能爲之邑
宰趙君汝熊下車未久一日率同寮拜於墓下
重建墓亭粉飾越王之詞版又過淨居院創先
生祠堂奉香火寺僧源上人有藏先生簡帖十
餘紙卽命工刊之旣而故家皆出所藏以獻悉
刻之不遺先生長子伯厚早世次子幼厚久居
于廣八十餘老貧不能歸幼子孫厚亦已亡今
爲先生守松楸止有孫勛重孫克仁而已饑窮

困乏乃值邑宰撫存而禮遇之士大夫議香臭
知所貴重如趙君天下能幾人哉簡牘成編可
當寶玩見其字如見其人然則君之有德於構
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彌甥也祖妣乃先生
之同廕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殘膏賸馥沾
可有成多矣備數周行問趙令君學道愛人所
貴尚又如此不覺興起引筆而詳爲之言紹定
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作監少監兼權國子
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

焦竑序

萬曆甲寅

縉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舊藏

廣川吳氏

宋馮時行撰

張儉序

嘉靖十二年

李璽後序

嘉靖癸巳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舊抄本

宋陳淵撰 門人沈度編

自孟子沒道學失傳異端競起淺聞多岐莫適
所從不求其本而從事於末六經載籍爲之晦
蝕學術頗僻汨喪良性不知夫聖人之所以爲
學徒相率爲口耳誦數之餘夸多鬪靡以文辭

相矜漢唐以來以儒名家傑立而不世出者有
矣然論性有以爲善惡混有別而爲三品者故
論篤者莫之與也夫性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
私得也性而不知其離道而違仁也遠矣宋興
河南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周茂叔先生講明
道學究聖賢之蘊發千載不傳之妙學者趨之
如水赴壑時唯龜山楊先生觀輿入室尊所聞
而行所知盡得其傳焉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
以善天下然是道也不絕如綫則有陳公知默
以剛明果毅之姿得師友源流之正自其少也

親炙了翁而翁器之謂能任重而致遠及其後
見龜山先生師事執經不憚寒暑其始遺之以
書致篤信好學之義與孳孳爲善之說及夫伊
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負顏子之所
樂而質諸龜山自是服勤三紀漸摩道德之場
明致知格物之理究窮六經考其至當之歸其
著述微辭奧義窮幽探頤使斯文之不墜爲世
模楷豈區區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
以驚眩末俗所可比擬哉故平居履踐立朝進
退莫不以是無慚古人之大節果於是垂後而

名世不幸遭擯斥於時宰不大施於用而齋志以沒學者至今悲之余昔從公受業左右幾二十年嘗以存誠齋銘示諸學者謂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合內外同物我無分於天人且誠已乃所以成物學者有進於斯則何患不造古人之域余服膺高堅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釐爲二十二卷序而刊之廣諸同志苟有志於學者探索而求之則源流固有在矣公諱淵字知默榜所居之室曰默堂故後學以默堂先生稱焉其立

朝節槩則有行狀在可攷而知也紹興十七年
三月日門人沈度序

子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非之良士
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籍者來謁子貌甚野
氣甚靜子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
川之學子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
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
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
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
統入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

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爲宗以致知爲力以仁爲寤以敬爲守以誠爲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箴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

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箠而輅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爲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子不知其可也一言以驗學者子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爲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淳熙戊戌十月日誠齋野

客廬陵楊萬里序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

後育行狀

龔茂良撰

墓誌

林大壙撰

壙銘

無名

高宗一馬化龍詔于異位自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間策進士數千計擢居大龍甲者十有一人科名巍峩副以屬望視富貴岐轍若長風推席一息萬里於是文靖梁公至宰相景明陳公冠樞極位尚書者三汪聖錫劉文儒王宣子也登侍從者五李順之張子韶趙莊叔張安國王龜齡也惟莆田黃公師憲名聲最卓卓而財至

尚書郎壽不滿半百夢幻覆手天殲此良大車
云徂出門折軸人到于今傷之爰刻登第以行
卷忤秦相君旋爲趙忠簡公禮接益銜之弗舍
坎壞摧捩無復有爲天下惜人材之意一旦遇
主則死及之嗚呼公旣以詞賦墜 躓故於詩
尤精大氏鏗鏘蹈厲發越沈郁精深而不浮於
巧平澹而不近俗與強名作詩者直相千萬風
檣陣馬不足呈其勇岸渠鶴膝不足侔其珍悲
秋之句曰迢迢別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
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謫

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尙能窺其藩否公旣
沒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爲十有一
卷詩居大半焉它文悉從肺腑源深流長迨樂
府詞章宛轉清麗讀者咀嚼於齒頰間而不能
已惟其不沾於用身不到盤坡鳳閣中鋪揚太
平之闕休其所表暴如是而已魏國陳丞相旣
序其首而邵州又欲予贊語于後憶四十年前
與公從容於番禺藥州之上予作素馨賦公蓋
戲而反之異於不相知聞者茲不宜辭若平生
事業則有參知政事龔公吏部尙書林公之銘

在慶元二年十月庚申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乾道五年冬順昌令黃君沃書抵中都來告曰
先君考功力學半世雖得一第而仕不克顯平
生所爲文僅十一通願得序引以冠其首余方
備機政未暇也越明年出守長樂郡復多事少
暇隙又明年順昌使其弟洎來責前諾仲秋旣
望積雨乍晴天氣澄爽退食郡齋因取考功文
編觀之典重溫雅如其爲人其詩格律森嚴興
寄深遠雖未盡古作要自成一家間與子里居

唱和數篇余讀而深悲之公以文章魁多士有
盛名於時胸中洒落議論宏壯識者期之甚遠
而官止外郎年四十八以殞所以傳世垂後者
止此而已是可傷也昔白樂天與元居敬善及
序其遺文有曰黃壤豈知我白頭猶念君唯將
老年淚一酒故人文執筆愴然蓋有感於斯言
公諱公度字師憲戊午同年進士也莆陽陳俊
卿序

沃嘗見昌黎伯敘張中丞傳攷責張許二家子
弟不能通知父志以至史家不爲許遠立傳而

雷萬春事已失首尾竊爲仕宦功名史家不及
知所託爲千百年計者門生故吏與之撰述耳
門生故吏亡意斯作爲兒亦無所託則堙沒無
間也固宜先君考功再舉擢上第官不過郎曹
安得門下士沃所以求狀丐銘爲不可緩者誠
有感昌黎之一語也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而
石之隱祕初不可觀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
上傳十爲百傳百爲千乎先君在時號知稼翁
文成輒爲人取去故翁所存塗乙之餘纔十一
卷沃於暇日泣而次之名之曰知稼翁集已刊

于家塾今復刊于邵陽郡齋而求序於年家父
執耆成先志也柳柳州以垂絕之時抵書於劉
夢得曰我不幸死以遺稿累故人此先君之意
沃所不能言也使地下聞之當喜身後無封禪
書慶元二年丙辰蜡月哉生霸嗣子朝散大夫
權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沿邊溪
洞都巡檢使兼提舉義勇民兵借紫沃謹書

知稼翁集二卷

明刊本

宋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著知邵州軍州事

借紫男沃編

洪邁序 慶元二年

陳俊卿序

嗣子沃跋 慶元元年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丁月湖舊藏

宋陳長方撰

子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爲文其見于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摘章繪句駢四儷六競爲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流風之盛殆數千百年未易刮濯可勝歎哉亡友陳齊

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真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
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文論深
造有得發其關鍵直觀堂奧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矣不幸早沒故見于行事者泰山之一毫芒
此善類所以深嗟而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
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爲
人持去所存者寡及其孤哀而集之僅得二百
篇而已將槧木以廣其傳子故爲序之雖然此
非其言之至也後之人能讀書逆其意以知其
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爲貴哉乾道戊

子十一月望日魯國唐塚序

漢濱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之望撰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池北書庫舊藏

宋葛立方撰

王氏手跋曰侍郎名立方諡文定邈之父也按
經籍志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
渡賢相有集三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于世
否當訪之濟南王士禛書

朱氏手跋曰竹垞奴老齋成展讀一過時康熙

丁丑八月二日

黃氏手跋曰此集係從宋刻殘本錄出卷中行
款間有不同宋本自五卷至十三卷與此本合
而此本中多樂府一卷爲宋刻所無大約後人
從他處補入以足十卷之數惜與宋刻刺謬耳
阮亭竹垞未見原本之舊故跋語未及余家殘
宋本楮墨精雅爲宋刻中之上矧至樂府一卷
亦係汲古精抄取與此本相對惟序次紊亂未
能如毛抄之舊因假李作梅藏本校讀一過書
此數語于後而歸之蕘圃

又曰嘉慶三年戊午初秋陶五柳主人從吳興
書買得此書知余曾經過眼持以示予余於
此書不啻三過眼矣向年李作舟與家椒升同
來吳下余借歸與宋刻本展對無意歸之既椒
升以羣書見示此 在因議直不妥卒還之
今歲椒升應京兆試北上騰舟胥江過余晤言
問及是書云未帶出孰知其已歸買人而輾轉
仍至余家乎爰題顛末以備諸讀未見書齋棘
人黃不烈

又曰癸酉三月初四日是爲寒食節偶檢及此

距得時已十六年矣復齋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 元刊本

宋范浚撰 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困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

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
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
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
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
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
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
世故嬰其慮其家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
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
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

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疑几席敗幃故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

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
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出與世
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
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
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
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
于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旒夫山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
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旒於時亦豈
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

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

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
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
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益其首編
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
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
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間一朝而顯兩家之藏
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
舉賢良方正以奉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
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斬絕矯健鑿鑿明

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裔孫元壽念殘集之復完懇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緘回顧有述文嘉元璫之能光昭其先庶

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
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字大黑口每卷有目連屬正文

詒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八

雲莊集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曾協撰

雲莊集故零陵太守曾公所作也公家世以儒顯至南豐先生遂以經術文章名天下學者宗之以繼唐韓文公本朝歐陽文忠公時文肅文昭公同以才學進兄弟鼎峙於朝文肅公位至

宰相佐徽朝初政文昭公出入三朝終始全節
號爲名臣其所更踐多翰墨之職今其文具在
典雅溫純蓋與南豐先生真鴈行也公文昭公
之孫龍舒太守諱縵之子也文昭晚罹鉤黨之
禍龍舒公力奮於學既踐世科官曲臺矣中道
而殞龍溪翰林汪公嘗歎其文若川增條達莫
見其止及誌其墓以簡古目之公五歲而孤太
夫人強氏故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賢而明
智親授以經而督之學公穎悟異凡兒少長益
駿發每讀書五行俱下日記數千言文昭公家

多書已而燬於兵家貧無以市一閱於肆終身
不忘遂博通六籍諸史傳記百家之言少從人
假春秋左氏傳未兼旬歸之人訝其速公曰已
習矣摘而問之口誦如注水終卷乃已嘗憇臨
安孤山僧舍客有稱僧如璧冷泉亭記者就借
所乘馬馳九里至亭上一閱卽歸寫以示客客
往覆之不差一字時人驚服以爲王氏之仲任
仲宣延氏之叔堅不過是也年未弱冠試于國
子監哀然爲舉首已而不利於春官氏去從博
學宏詞舉有司異其文將以名聞於中書矣奪

於異議而止公遂絕意科目然嗜書愈篤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爲文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者徐而繹之雖積功精思者不逮也公卒之二十八年公之子今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炎輯公之文爲二十通而以授伯壽曰先人生平爲文甚眾然未嘗屬稿以故多所遺軼不肖之孤纂集論次堇堇是耳願丐序以行諸遠伯壽辭不獲命退發公文而讀之彌日不厭嘆曰大文章之作古病其難其所以難者何也蓋材之稟於天者其警敏不可以強而能而學之傳于

家者其源流又貴於遠且深也世之豪俊之士
博聞強識一覽無遺材非不警且敏也然家之
所傳無源流之學徒鑿其意而爲之則矜能騁
怪或至於畔棄繩尺矣文章之家重規疊矩奕
葉相承源非不深且遠然天之所稟無警敏之
才獨勤其業而守之則罷精鉢心或不免於沿
蹈故常矣傳之論吏道者曰能與不能自有資
材何可學也記之論百工者曰智者創物巧者
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嗚呼吏俗務工末技也能
猶有材而守亦以世況於文乎公之聰明該博

卓絕流輩而鴻業宗工代起相襲心通性解目
濡耳染其于文也是惟無作作則追美於前垂
聲於後必矣故其古詩則興寄淵逸詞旨超邁
多效選體爲之唐律則務追平淡開出清新比
事賡韻精詣妥帖至表章賤放則又繁約適中
鋪陳有叙撫古語而加翦截之功造新句而遺
斧鑿之痕他文亦皆類是蓋深有文昭之遺風
焉廉靖樂道恬於勢利仕三十年僅至二千石
而終曾不獲以詩鳴國家之盛而文出中朝之
詞命位不配德時其惜之今敷文公擢隆興元

年進士第一人爲尚書郎俱有聲績謙厚明敏天子方鄉用之然則繼文昭兄弟之業而使公無九泉之憾者將於是乎在傳曰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其是之謂夫公諱協字同季雲莊蓋公自號慶元元年庚申八月朔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知建甯軍府河陽傅伯壽序

竹軒雜著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林季仲撰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三山林之奇少類

撰

後附祭文

呂祖謙撰

哀辭

李櫛 行實 姚同撰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 三山林之奇少類 **撰** 後附祭文 呂祖諫撰 哀辭

李櫛 行實 姚同撰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 周家老

始余來東南間士夫誦宰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歎賞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覩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陳君季

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命
余爲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
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撤備民訟少得
餘力觀書一日臥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
序雜著數十百篇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
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蓋前輩文采專以格
致爲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
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
序陳後山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不當爲若余則
于天下无所畏讀余序迺知當爲不當爲自有

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左朝
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學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歷嘉
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
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
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
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爲詩而
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
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

余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子得此語于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年過九江公家在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于庠樓上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至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

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與
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
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隱乾道丁亥上元左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
文文成掌教者善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
焉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
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

能者悉啗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
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
好之不衰如人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
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
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棄去可笑也
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它人誦之不嘔且笑
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掇
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
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數
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

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楊雄劉向之徒相爲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此况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于東家醬瓿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作哀聚成集旣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殿撰陳公天麟帥襄陽始錄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外錯凡三百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道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道過

九江見左司之仲子疇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
加是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清熙癸
卯孟夏中潛謹誌

司書陳光遠鄉貢進士學諭兼司書王牧學錄
兼直學程恭免解進士府學正孫光祖從事郎
府學教授陳公紹

章氏手跋曰太倉秘米集余求之十數年不可
得道光庚戌秋客有持是書來售者一開閱卽
錯脫不可卒讀欲購而中止今正月十八日織
里書友陶鼎元復携以眎余細閱一過首冊序

文三則從宋槧殘本鈔錄又欲將行格強合槧
遂多脫落其中詩文七十卷固完善無恙也因
承購之並取浣香居鈔本及眠琴山館藏本將
序文對校補正云時咸豐五年乙卯孟陬月章
懋謹誌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影宋抄本

劉疏雨舊藏

宋周紫芝撰

唐文若序

陳天麟序

自序

陳公紹跋

夾淙遺稿三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鄭樵漁仲撰

燕堂詩藁一卷

鮑澤飲手抄本

宋趙公豫撰

勛峯眞隱漫錄五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門人周鑄編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吳儆撰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儆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

成軼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
之悠邈遭逢聖世希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
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唐宗觀
故笏猶思魏謚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軾之
謚或睠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
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礪生而坎壈志則激昂
抱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
不談才狹垓紘氣吞中外係單于之頸視表餌
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爲近挺若
偉節著丁當時載觀乾涸之間實號人物之盛

未燾鳴於古歛張棧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
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
膠庠則其行尊厯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
章公車旒屐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
賫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
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
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
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
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曰先
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

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潸然
緘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
起地下之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
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儆文集總爲一十冊謹
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二年
十一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
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
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

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
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
赤圖馬負於滂河綠字邈呈於溷洛聖人亦何
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
器巨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
虛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
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
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
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
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

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
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
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棣
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
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
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
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
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
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
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

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漚漚卷卷不絕於口
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
儲壘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
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
而言者驚異卒躡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
超羣英鷲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
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
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
不窮也琤生也晚眺公益前輩而公之子載將
梓公之集欲琤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

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
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甯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謹書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
背相望於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
時名聲大震事業亦雋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
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
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鐫以爲新也士及門經
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閩人端明程公

亦已鋪陳而摘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甯郡丞終更陞對孝皇奇之卽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成駿駭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卽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親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爲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

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娛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

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遠矣
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大
孝移風俗資深旣哀輯遺文囊封上進以備乙
覽而與其父鉉每見必倦倦屬爲書此夢焉是
眞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書云治祐七年十月
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起居郎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學呂午謹書

欽睦柔蔭相屬錦溪迫境上竹洲先生往來膠
庠必寄徑一日歸屨遽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
洲公緣道採野菜開尊逆旅芼魚以薦曰奇味

也苦益菜莖魚自吳益恭始楊祖諸父猶獲接
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曰前輩勁氣不忘七筭
間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欽得文集於其孫元鼎
奏篇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
太速屢失事機浸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
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卷重嘆因思南軒書
剛強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磋義楊祖謂恢復
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熟軟媚耳目者
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泊於沮無疑也九京可
作願畢斯言使後生晚輩猶畧識苦菜莖魚風

味元鼎蒐討其先世逸語方切聞之喜固要楊
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嘉熙戊戌三月
既望錦溪洪楊祖敬書

頃生晚想慕乾涓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
南偉彥參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
堂播海寓乃今取竹洲翁文觀之嵯峭軒特如
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不及卽其聲容
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印乎
其不誣矣頃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闕聞
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

不能有琅誦遺集爲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
十月辛巳外曾孫婿古鄧陳垣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宏治癸丑

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棣華雜著一卷附錄一卷
明本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做著

文以氣爲主蓋其氣以光大則發於詞華光焰
萬丈有不可泯沒者竹洲先生邕帥吳公自蚤
年與伯氏國錄公以雄味正聲鳴其文於庠序
獨步一時及施之於政皆光明雋偉絕人遠甚

惜其所養如此曾不得一日立朝以據所學任
臣自幼知誦其文則意氣興起猶恨生晚不及
趨隅執業身親而炙之也竹洲集近世始刊出
遂獲盡觀其全英偉豪特之氣尙崢嶸簡策間
要皆本於道誼確然有補於斯世非外強中乾
譁世以取名者也昔人謂廉頗相如死向千
載凜凜猶有生氣愚於竹洲先生亦雲端平甲
午南昌羅任臣謹跋

吳繼京跋

萬曆甲辰

高峯集十二卷

舊抄本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四

共

宋廖剛撰

僕少喜操觚從遊先生長者之門叩續文之要
領或告之曰子閩人也知延平雙劍化龍之津
乎寒光瑞彩上徹斗牛山川炳靈爲七閩冠魁
壘英特之事時時不乏吐爲論議著爲文章皆
自浩氣塞天地中來子試求之有餘師於是旁
羅廣蒐始得了翁集諫議陳公瑩中之文也又
得龜山集侍講楊公中立之文也復聞順興之
交谿尙書廖公正音皆韶濩勁氣沮金石直與
陳楊二公分鑣爭驚然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

驪龍領下常有神物護持豈庸俗之人可幾于
萬一得耶愴我寤歎累年于茲迺者天借之福
承乏郡文學昕夕奉侍其令子史君色笑之餘
遂率爾有請願出前後製述綴梓以永其傳史
君曰吾先人備位夕郎與中司口封駁抨彈疏
稿悉焚之間居雜文散逸十八九今家藏無幾
姑以詔吾子孫俾奉周旋罔敢失墜足矣遽以
示人是自衒以沽譽鄉黨自好者不爲也而子
爲我願之乎僕曰不然古之君子未嘗不論譏
其先人之美而明著之後世無美而稱之是誣

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
君子之所恥也先尚書以醜儒重望致身通顯
流方急退益勇徜徉乎高峯之下平日著文無
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
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伐病秘爲己
私無乃蹈於知而弗傳之恥史君釋然曰子之
言是也宮使直閣謝公蓋尚書門下士謂斯文
有補于名教非止炳煥一時殘膏賸馥沾丐後
學居多作序以冠其首目爲高峯先生文集僕
輒以狗尾續貂抑見其不知量然竊自喜幸獲

挹作者之風度以降夙昔敬慕之心况載名于
末其榮耀又何如乾道七年正月日左宣教郎
邵武軍軍學教授葛元階謹序

郡庠舊有高峯先生文肅廖公文集乃公之長
子以孝宗皇帝卽位之八年來守茲土因郡博
士之請鉸梓以永其傳歲久字多漫滅弗甚慕
卽學者惜之後百餘年邦傑繼叨郡寄始至謁
學詢之書庫則卷帙散失已無全書遂出家世
所藏舊本校正命工重刊補缺板八十七紙修
漫板百有餘紙以足成此書全帙云咸淳辛未

三月望日邦傑百拜謹誌

案書中遇宋帝皆空格每行廿四五字不等當以宋元舊本影寫今從武林丁松生大令借錄原本卷八有缺文借吾鄉丁月湖殘舊鈔本補足通校一過

羅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二卷

明洪武刊本
舊藏

汪啟淑

宋羅願撰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

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楊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欽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傳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

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郢州小羅名
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
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
所刻蓋鄂州旣終于邵子澄因以所見裒集成
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蓋什一耳歲月旣久小
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
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兄弟
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
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予問諸先生長者
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

而瀘安社壇記尤爲世所稱頌以予觀之陶令
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
而聞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
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爲何如哉
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
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人而序其首
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爲上下
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
自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助也鄂州字端巨號
存齋乾道二年進士師山鄭玉子美謹叙

宋濂序

洪武二年

宋濂記

趙壘序

李宗頤序

蘇伯衡序

洪武二年

林公慶序

趙汭序

趙汭跋

王禕序

馬琬序

洪武己酉